

盛世
雄帝

读帝王之书
悟人生道理

康熙

帝王全传文丛

张家林 李国防◎主 编

文治武功，
千古圣祖

帝王
全传文丛



中国戏剧出版社

K827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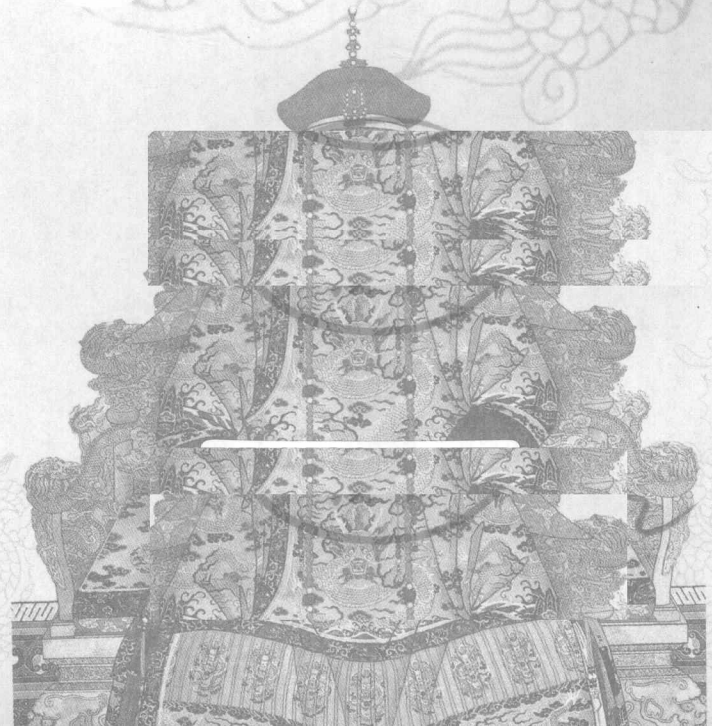
帝王全传文丛——张家林 李国防◎主编

文治武功，
千古圣祖

康熙

盛世
雄帝

读帝王之书
悟人生道理



中国戏剧出版社

帝王
全传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王全传/张家林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6

ISBN 978 - 7 - 104 - 02618 - 1

I. 帝… II. 张… III. 帝王 - 列传 - 中国 - 古代 IV.
K82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6269 号

帝王全传

盛世雄帝 康熙

责任编辑:赵莹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话:58930221(发行部)

传真:58930242(发行部)

电子邮箱: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金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300

字数:5800 千

版次: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104 - 02618 - 1

定价:498.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8岁登帝位

一	1
二	5
三	9
四	12
五	13
六	17
七	21
八	23
九	27

第二章 智除鳌拜

一	29
二	31
三	32
四	33
五	35
六	37
七	39
八	41
九	42

第三章 撤三藩

一	49
---	----



二	54
三	63
四	71
五	76
六	83
七	93
八	98
九	106

第四章 统一台湾

一	116
二	122
三	126
四	133
五	137
六	144
七	148
八	153

第五章 抗拒北疆

一	157
二	159
三	161
四	163
五	165
六	167
七	169

第六章 亲征葛尔丹

一	173
二	177



三	180
四	186
五	191
六	195
七	201
八	204

第七章 争露端倪

一	209
二	218
三	224
四	229
五	233
六	238
七	247
八	252
九	257

第八章 储君之累

一	265
二	270
三	277
四	282
五	290
六	297
七	305
八	310
九	316
十	325
十一	337
十二	341
十三	346



第九章 四世巡幸

一.....	352
二.....	357
三.....	360
四.....	368
五.....	373
六.....	377
七.....	382
八.....	387
九.....	390
十.....	395
十一.....	402

第十章 生死运筹

一.....	412
二.....	418
三.....	428
四.....	437
五.....	442
六.....	451
七.....	456
八.....	461
九.....	465

第一章 8岁登帝位



顺治十一年(1654年)的初春,江南又染新绿,本应充满生机的季节,却因连年战火,仍是一派肃杀之气。自元旦过后,传入宫廷的消息更难令顺治帝兴奋。南明定西侯张名振,兵部侍郎张煌言率师自长江口溯江而上,入京口,登宝山,望江宁(今南京),逼祭明孝陵:在西南,永历政权正谋发兵数十万东出,以收复失地。顺治帝深感各处清军已疲于奔命,往来调动,难以应付新出现的逆转形势。他觉得这新的一年仍是吉凶难料。

就已得的地盘而言,素有天下粮仓之称的长江三角洲,近年却连遭水、旱之灾。近京之地的直隶、河北、山东已一片汪洋泽国,饥民四处流散。要求汉人剃发易服,惩治八旗奴仆出逃的“逃人法”已是三令五申,但汉人的反抗和对立情绪却是有增无减。甚至朝中汉臣也纷纷冒死谏言废止“逃人法”,竟想留头发,复衣冠……

顺治帝已被这些恼人的天灾人祸弄得心绪烦乱,若不是有母后皇太后坐镇宫中,他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得了这乱如麻团的局面。

就在这世事多难,人心忧烦的时刻,一个高贵的小生命降临人世,历史把这当成大事记录在案。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上午,紫禁城内景仁宫,宫女频繁出入,脚步匆忙。庶妃佟氏十月怀胎,就要分娩了。随着一声婴儿嘹亮的哭声,宣告顺治帝又有一个皇儿来到人间。

皇帝又获麟儿当然是大事,可人们从婴儿那张粉嫩的小脸上又能看出什么“惊人”的征象呢?按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这个皇儿既非嫡出,又非长子,有谁敢对他的降生大加吹捧呢?可史书上却说:这个婴儿尚未出生,他额娘佟妃的衣裙上便已有“龙绕”。而且说,他的祖母皇太后曾对佟妃身边的宫女说:“我当年怀有皇上(指顺治帝)时,身边的人就曾看见我的衣服上有龙盘旋,红光灿烂。后来,果然生下当今圣上。现在佟妃也有这样的吉兆。”同时,在这小皇子诞生时,据说景仁宫满室“异香,经时不散。又有五色光气,充溢庭户,与日并耀”。人们硬

盛世

雄帝

康熙



这乱如麻团的局面。得心中，他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得了。顺治帝已被这些恼人的天灾人祸弄得

帝王全传文丛

是看出这个婴儿“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龙准岳立，耳大声洪，狗齐天纵”。

当然，这种可笑的文字，只不过是那些捧臭脚的封建文人的寻常笔法和帝王家族愚弄人民的惯技。其实早在这个婴儿降生的数十年以前，清朝皇室爱新觉罗家族崛起于中国东北时，便已在自己头上罩起了神圣的光环。

在清朝皇室追述自己祖先的任何一本书中，人们首先看到的都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故事说爱新觉罗的始祖是下凡到长白山天池洗澡的一个仙女吞了喜鹊蛋后降生到人间的。从那以后，爱新觉罗家族便诞生了第一个超凡脱俗的英雄。以后更是英雄辈出。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始，清太宗皇太极及顺治皇帝都莫不如此。努尔哈赤被说成是“孕十三月而生，龙须凤目，伟躯大耳，声若洪钟”。皇太极则“天表奇伟，面如赤日，严寒不粟”。顺治帝降生前，他的母后不仅红光绕身，而且还梦有一神人抱着一个孩子递给她，并对她说：“此统一天下之主也。”顺治帝诞生时，“顶中发一缕耸然高起，与别发迥异，是日红光耀照宫闱，香气弥漫。”说来说去，只有一点毫无疑问，全是鬼话连篇，荒唐无稽。

这种把人说得不像人的笔法在那个时代已成为传统。当一个人物成为统治者后，“史书”中便会对他进行一番重新包装，直到把他来到世间的形象改变得不同寻常、超凡脱俗。

其实，当时人们很难从顺治帝这个新生的皇子脸上看出他未来的前途，甚至很难断言他一定能活下来。因为在他降生前，顺治帝的庶妃巴氏虽生了第一个儿子牛钮，刚刚两岁便夭折。第二个儿子福全，为庶妃董鄂氏所生，这时也仅仅两岁，还有一只眼睛莫名其妙地失明了。

如果按这个婴儿的祖母，正在清廷幕后操持大权的顺治帝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在他额娘身上看到的“吉兆”来推测的话，他和他额娘自然都非凡人。他出生后，无疑应被当作一个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来对待：拥金堆玉，奉若神明，关怀将无微不至。他的童年将会是充满爱意和温馨，佟妃和皇父将自然将他视为掌上明珠并寄托着无限的希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从有限的文献资料中证实，这个新生儿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值得人们对他又眼相看。他是一个皇子，但只是顺治帝与那位他并不怎么爱恋的佟妃一夜温馨的副产品。正因如此，在他降生后，顺治帝仍然忙于那些令他心烦的政务。三月十八日对于顺治帝来说很快便失去了它的特殊意义，他没有给佟氏母子以更多的关照和垂顾，以致于在这个皇儿降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直到这个孩子8岁时，由于顺治帝已自知难以挣脱死神之手，决定由这个皇儿来接管大清朝的江山，才由宫廷内的一番商量，匆忙地给他起了个名字：爱新觉罗·玄烨。从那时起，他的存在才从很少被人注意到被全中国人所关注；他的生命才像他的名字所寓意的那样逐渐散射出熠熠光辉。从那以后，他的臣子们不仅编造出了他诞生时的种种神话，也把他在位长达61年的统治渲染得极具神秘圣明。因为他是中国



自秦始皇以后数百个皇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他在位的年号“康熙”在那以后即被中国人家喻户晓,也成为他的代名词而传遍世界。

儿子顺利地降临人世,佟妃如释重负。景仁宫中的一切都显得温馨和顺,这位15岁的小额娘第一次品尝到了做母亲的甜蜜。佟氏家族也因此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品尝到了贵戚的权位。

佟氏是辽东大姓,世代居住在辽阳、开原、抚顺三地。在明朝后期,经常在近边一带经商贸,颇有家财,令乡人向往羡慕。当顺治帝的祖父努尔哈赤率满洲贵族金戈铁马驰骋于辽东时,佟妃的祖父佟养真率族众一千余人投奔到努尔哈赤旗下,成为汉人中最早的归顺者。两年后的天命六年七月(1621年9月),佟养真被明朝将领毛文龙杀于东江镇(今辽宁丹东附近)。佟妃的叔祖佟养性因战功,被努尔哈赤配以宗室女,成为“额驸”。以后在皇太极时期,佟养性成为新编汉军的总统领。当崇德七年(1642年),汉军分立八旗后,佟氏族入编了7个佐领,隶汉军正蓝旗。佟氏的许多儿男成为清朝开国的功臣。佟妃的父亲佟图赖是佟养真的次子,在与明朝争夺辽西走廊的多次大战中屡立战功,后任正蓝旗汉军固山额真。在清军入山海关的最初8年中,由北向南征战沙场,直到女儿入宫为妃,才从湖南返还京师。

尽管佟氏一门军功卓著,按清朝“汉女不入宫”的规定,顺治帝似不应纳佟氏为妃的。但清初的皇室婚姻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更具政治色彩,且汉军与一般汉人毕竟有所不同。或许是为了表示对汉军旗人的优崇和信任,顺治八年八月十二日(1651年9月26日),14岁的顺治帝大婚,年仅12岁的佟氏入选宫掖,被封为妃。尽管她不受顺治帝的宠爱,3年后,佟妃毕竟为顺治帝生下这位皇三子。

然而,佟妃品尝为人母的喜悦没有几天,她的儿子便在响亮的哭声中被保姆抱出了景仁宫,移住别宫抚养。这倒并不是因为佟妃不受顺治帝的宠爱所致。有人说这是清宫的规定:亲生母子不许同居一宫!就这位出生未久又没有命名的小皇子当时所处的特殊情况看也许另有原因。

小皇子被移居的别宫在哪里?正史均不见记载。或许因为后来康熙皇帝位居九王之尊,没有人敢忆及并提起他为皇子时的难堪往事,这一史事几成谜案。

在康熙帝死后一百多年中,较早记载此事的《恩福堂笔记》一书明确说:在紫禁城西华门外有一宫,“地为龙潜旧邸”,后殿供奉祖牌,正面写有“圣祖仁皇大功德佛”9个字,背面书圣制五律一首。只因这个宫殿曾住过一个皇帝,他人不便居住,康熙年间便一直作为“潜龙邸”而闲置。康熙帝的儿子雍正帝继位后,亲笔书写“泽流九有”门匾悬挂,改称为“福佑寺”,成为一个祈福的寺庙。康熙帝的童年正是在这里渡过。

就在小玄烨出生前后的顺治十年、十一年、十二年,连续3年,京城正流行着一种令满族人心惊胆战的传染病——天花,吓得王公亲贵人人自危,扰得皇宫中人心惶惶。正是因为这一点,出生不久的小玄烨也算是被关照,很快便被送出紫禁城避痘。

这乱如麻团的局面。宫中，他真不知道自己不能应付得了。得心静气，若不是有母后皇太后坐镇，顺治帝已被这些恼人的天灾人祸弄得

帝王全传文丛

也许才知道正是因为皇子的高贵身份，才使周围的人对自己关怀倍至，耐心恭敬。但他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在5岁以后，他每天都有课程，要规规矩矩地识字，不仅要跟一个叫苏麻喇姑的宫女学习弯弯曲曲的满文，还要跟张太监和林太监学习方方正正的汉文。从他们的讲述中，他才知道自己是“满洲人”，此外还有“汉人”、“蒙古人”。知道自己住的地方和父皇发号施令的紫禁城曾经是明朝的首都，而自己的祖先创立的大清朝，凭借英勇的骑射从很远的东北到此，打败汉人，将它据为己有。每一天仍有许多消息从南方传到父皇那里，在大清朝遥远的南方，争夺江山的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

虽说到紫禁城外居住是为了避痘，但早已躲过痘神娘娘魔掌的小玄烨可能一直到顺治帝临终时才最后迁入清宫。不过在那8年中，他当然也会经常随保姆、太监等进宫，去给父皇、皇额娘（皇后）和额娘（生母佟氏）请安。当他看到紫禁城的庄严，看到一班班朝服翎顶的大臣对父皇顶礼膜拜，一队队威武的侍卫和太监对父皇唯唯诺诺，他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崇高，权威无限。他6岁时，在一次入宫给父皇问安时，顺治帝随口问及身边的几个儿子将来的志向时，当时只有3岁的五皇子常宁尚不能理解父皇的问题：小玄烨的哥哥福全回答说：“愿为贤王”；而小玄烨却仰起满是麻点儿的小脸，应声回答说：“愿效法父皇。”一语既出，不禁使顺治帝大为惊异。当然这种回答是出自每个小皇子身边施教者的授意，还是小皇子们天真随意的应对，已很难猜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当时顺治帝正春秋鼎盛，才仅有20余岁，将来嘱意哪个儿子继承帝位，还未曾打算。小玄烨的回答自然不会是对父皇意向的揣度。

但正是这种从小便立下的志向，促使小玄烨很能用功学习。尽管在启蒙教育中，他所接触和领会的知识是有限的，然而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却养成了他在后来勤奋不懈的读书习惯和勤奋自勉的为政作风。《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说：小玄烨“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宏，语出至诚，切中事理”。这话固然不无夸张，但据他后来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指他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秩，少不然即加督过，赖以克有成。”“这种较为严格的督责和教育对小玄烨一生的影响的确不能低估。他的许多良好的习惯和品格，除读书和留心典籍外，诸如书法、骑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行走坐卧、言行举止等都能不惮烦难、谨小慎微，深受臣民爱戴敬仰，均与幼年教育有关。正因如此，后来他不仅每每谈起幼年行事深感自豪；且对护持自己多年的两个保姆及祖母充满深挚的感情。当后来两个保姆去世后，他非常怀念，分别追封为奉圣夫人和保圣夫人。对他们的亲故后人都给予重用和信任，视为家人。小玄烨对祖母的感情更是无比真挚并有着深深的依恋。也可以说他的祖母是对他的一生影响最重大、最关键的无可替代的一位特殊人物。

一说起祖母二字，人们总是容易在脑海中幻化出一个腰弯背驼，老态龙钟的老



妇人的形象。其实小玄烨出世那一年,他的祖母才刚刚42岁。数十年的宫廷生活,锦衣玉食,加上善于调养,这个虽已步入中年的当今皇帝的母亲仍是风度翩翩,姿色犹存。

二

小玄烨的祖母,姓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人。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八,她的父亲寨桑是蒙古科尔沁部的贝勒。当满族崛起东北大地,盛势日盛一日的努尔哈赤时代,尔沁部便即输诚降顺。顺治帝父亲皇太极执政后,继续了努尔哈赤的联络,结好蒙古诸部的政策,献血誓盟,联姻结亲。他本已娶了寨桑的妹妹哲哲为嫡福晋,即位后册封为皇后。就在他即位的前一年(1625年),这位34岁的大贝勒又迎娶了寨桑的次女当时只有13岁的布木布泰。她就是小玄烨的祖母。这位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鲜花,满目青苍的科尔沁大草原上的女儿,立即以其美丽、天真、聪慧又不乏豁达的容貌和性格,很快赢得了皇太极的喜爱。九年后,她的姐姐海兰珠也嫁给皇太极。自此,一姓姑侄三人同事一夫。崇德元年(1636年),在姑姑被册封为皇后的同时,布木布泰被册封为永福宫左妃。她在先后为皇太极生下三个女儿之后,崇德三年(1638年),生下了皇九子福临,5年后,52岁的皇帝丈夫去世,6岁的儿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帝,母以子贵,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那一年她年仅30岁。第二年(1644年)清军攻入山海关,年末,她随儿子由盛京(今沈阳)迁居北京,进入紫禁城。

清朝八旗铁骑的捷报虽如雪片般送入宫廷,然而民族征服和大屠杀所引起的反抗却也日益激烈,汉人抗清力量蜂起于各地,不惜抛头洒血拼死搏斗。可皇太后忧虑的恐怕并不在于儿子到底能不能最终成为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她所担心的是儿子能否坐稳皇帝的宝座,始终是这座皇宫的主人。一年前皇太极去世后,宗室诸王间为争夺皇位所进行的激烈争夺,造成的流血,早已令她心惊胆战,为此她不知暗中落下多少忧伤的眼泪。作为各派势力平衡的产物,自己的儿子虽有幸得承大统,可他毕竟是个6岁的小孩子。得为摄政王的九王多尔袞在很短的时间便已基本排斥了另一摄政王济尔哈朗而大权独揽。她很难想象出这位只比自己大一岁的小叔子,在势大威严,令行禁止的情况下,没有取顺治帝皇位而代之的企图;她也很难想象以自己这一介女流,新寡的皇嫂;一位有其名无其实的幼儿天子,能有什么制约多尔袞的力量。这位指挥千军万马,操持内外大政的多尔袞无论是能力、精力和权力都如日中天,不可一世。正像一片无法排遣的阴影笼罩在这孤儿寡母的

这乱如麻团的局面，
得心中，他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得了
顺治帝已被这些恼人的天灾人祸弄得

帝王全传文丛

头顶。可以想象，在清王朝入主中原的最初几年，皇太后也许无数次地在暗地里搂抱着自己的儿皇帝企求过神佛的佑护，并渡过无数个难耐的不眠之夜。

然而多尔袞摄政七年，除了平定了更大范围的扰清斗争，基本稳定了清政权对全国的统治，宫廷内倒并未发生什么变故。多尔袞死后，顺治帝竟以14岁之龄正式亲政，真实地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对此，数百年来人们猜测，编造出各种各样的解说，把问题弄得极为复杂和神秘。经过历史学家们认真细致的研究，真像已大致显露。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男人靠勇敢和智慧征服天下，女人靠征服男人取得天下。”既然当年自己是为了结好满蒙关系的政治目的和姑姑都嫁给皇太极，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下嫁给早已对自己垂涎多时的多尔袞呢？约在顺治五年十一月冬至（1648年12月21日）之前，皇太后下嫁给多尔袞。到冬至这一天，多尔袞便由“皇叔父摄政王”而被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为清初的太上皇。对此，当时正在南方浴血抗清的张煌言衡以汉民族伦理规范和传统观念，以充满讽刺和蔑视的文笔写道：

“上寿觞为合苍髯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但张煌言并不了解这位太后的心计和无耐，即或他知道，他也可能不把此事看成是荒唐和笑话来加以攻击。但无论如何皇太后以两年的“政治婚姻”保住了儿子的帝位。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位“佐太宗文皇帝（皇太极）肇造不基”的皇太后，更利用她的经验和政治上的成熟全力支持儿子的政务，费尽心机地帮助年少气盛，多好感情用事的顺治帝尽量减少他的失误。随着皇孙一个个降临人世，她更是倾注了自己慈母般的爱意。但她对皇孙们的严格的培养教育很明显地具有着政治期望的远见。

能让顺治帝在大婚时纳一个汉人佟氏为妃，很难说不含有这位皇太后安抚汉人的政治目的的意思。也许正因如此，在小玄烨降生之前，她才对佟妃说了那番“红光绕裙的吉兆”的话。小玄烨的降生，这个具有一半汉人血统，一半满族和蒙古族血统的混血儿受到了祖母的特殊关顾。从他刚刚蹒跚学步，咿呀学语，便亲加训戒约束。又把贴身侍女聪明好学有知识的苏麻喇姑派去经常看顾。小玄烨自幼“赖其训迪，严教国书”。

其实，皇太后对小玄烨的关心爱护是不能用一些表面的事例描述清楚的。那种骨肉深情和挚爱深刻影响了玄烨的一生，这在他即帝位之后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到了一日不能离于膝下的程度，那时他还只是一个8岁的小孩子。如果没有幼年即培养出来的感情，只以政治的需要去问政于祖母来解释，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玄烨后来每每回忆幼年往事，总是祖母不离口，这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向臣民表明自己的孝道，更多的是出于发自肺腑的挚爱和依赖祖母才得以成立的



由衷感激。而这种对祖母的情感之所以如此浓烈，却同时与他的幼年没有得到父母应给予足够的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玄烨降生这一年的正月初一（1654年2月17日）凌晨，紫禁城还笼罩在浓浓的夜色中，冷冷的北风绕过乾清宫早已残毁的墙垣，吹得乾清门上悬挂着的一溜宫灯直晃。由十几个大臣和数十名侍卫组成的仪仗和护驾队伍整齐地站在门外等候皇上登舆。一声声传呼由远及近，在几十盏宫灯的引导辉映下，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走出宫门。顺治帝全套龙袍礼服，在数名太监的扶掖下登上礼舆。在午门鸣响的钟声里，圣驾一行出紫禁城，朝长安门外的堂子行进。

过了这个元旦，顺治帝虽然刚满17岁，可他已当了十多年皇帝。不过他并不感到荣耀和自豪。前七年，他不过是在母亲护佑下，给叔王多尔袞作个傀儡，年龄的增长和对自己权位的忧虑，只增加了他的难以压抑的焦躁和愤怒。母后下嫁叔王的用心何在，他不想去深思，日益增长的汉文化修养，只使他对这件事感到羞辱。对这个新皇父的憎恶终于在多尔袞死后发泄出来。顺治八年二月（1651年3月），他下了一道诏书，历数了多尔袞妄自尊大、贪财挥霍、乱伦败检、欲乱国政的多条罪状。杀了多尔袞的追随者，追夺了所有的封典。据外国传教士记载：顺治皇帝“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亲政这三年来，他虽然执掌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特殊的经历和增长的阅历都促使他坚定地发号施令，可面对尖锐的满汉矛盾和全国各地不断传来的激烈抵抗的奏报；发生在身边的满汉官员的不和谐的争吵；利益的争夺和汉官消极的沉默；后宫中自上年罢废皇后引起的一系列难心事，他感到一阵阵难以摆脱的焦虑和烦躁。甚至不时有一股无名之火在胸中燃起。虽然是在辞旧迎新的节日气氛中，这种心境也难以排遣。就在数日之前，张名振和张煌言等抗清势力又发动了大规模反攻，由长江口一带迅速登陆并向内地推进。这一消息似乎给他本已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的执政带来了很不吉利的预兆。

到这一年，满族进入山海关，爱新觉罗氏定鼎北京，为实现对全中国的统治已奋斗了整整十年。十年中，尽管抗清势力在八旗劲旅的猛力攻击下受到极大的削弱，南明弘光、隆武、鲁王等数个小朝廷相继覆灭，然而明桂王永历政权与农民军余部的联合，又使形势发生了难以预料的转变。大西军李定国部不仅杀死清将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攻据西南数省，且天下因此而动摇。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也乘机反攻。在已占领控制的区域内，不断出现小股势力的反清事变。无数的汉人为反抗剃发易服，或逃进深山老林，或干脆削发为僧，甚至有以唱戏扮女装的需要为名，留发以为抗拒。入关初年便即实施的畿辅圈地仍没遏止，虽安置下了八旗

混乱如麻团的局面。宫中“他不知道自己不能应付得了”得心绪混乱，若不是有母后皇太后坐镇的顺治帝已被这些恼人的天灾人祸弄

帝王全传文丛

几十万人，却使数不清的中原居民背井离乡，无处安身。而为保护满族人的利益所下达的缉捕逃人的严酷法令，更是闹得人心骚乱，鸡犬不宁。人祸又加天灾，连续数年，在京城周围的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连降暴雨，洪水遍地，失修的黄河多处决口泛滥，灾民流离失所，死亡载道……

祭神拜堂子本来就是每年第一天的惯例，在如此心境下的顺治帝究竟为祈祷加入何种心愿无人知晓。他草草结束仪式，便又匆匆返回紫禁城，到慈宁宫给母亲拜完新年后，就又登上太和殿，接受诸王、文武群臣及外藩蒙古的上表庆贺。在一场盛大的宴会结束后，新年就算过完了。

三个月后小玄烨降生了。他面临的正是父皇的烦恼心境及与此相一致的漠视和冷淡。没有任何文献记载顺治帝又添贵子的喜悦和他对这个并不在意的佟妃为他所做的贡献寄予何等希望。事实证明，小玄烨的降生只是他与后宫中群妃走马观花不期然的产物。对小玄烨的淡漠，除上述原因外，还因为他的心已另有寄托。

顺治八年八月(1651年9月)顺治帝成大婚礼。皇后是皇太后的侄女，也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可在两年后的八月，顺治帝不听汉大臣们的劝谏，以皇后遴选是早先多尔袞包办，并说皇后“淑善难期”，下诏“降为静妃，改居侧室”。小玄烨出生后三个月，在皇太后的主持下，又为顺治帝册立了自己十四岁的侄孙女为皇后，三年半以后的顺治十五年正月，顺治又找碴儿想废掉第二个皇后，只因皇太后的坚决反对才算罢休。经史学家们的研究认为，顺治帝对婚姻的不满意，其实是对皇太后包办干预的反抗。在第二次立后前选秀女的时候，他本已看中了内大臣鄂硕的女儿栋鄂氏，可皇太后为了让自己亲族女子为皇后，竟把栋鄂氏指婚，嫁给了顺治帝的异母胞弟襄亲王博木博果尔。大约在顺治十二年前后，顺治帝利用“命妇更番入侍”的机会，满足了自己对栋鄂氏朝思暮想的相思之情。次年七月，弟弟襄亲王去世，一个月后他便把栋鄂氏接入宫中，册立为贤妃，年底又册立为皇贵妃，直逼皇后之位。因此，正是在小玄烨出生后选秀女开始，顺治帝便陷入情爱的相思之苦，还哪里有心思去关心已送出宫外“避痘”的皇儿呢？而栋鄂氏入宫后，顺治帝更是深深沉醉于与栋鄂氏的恩爱之中。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从无数的烦恼中得到解脱。他要第二次废后，正是想让栋鄂氏取而代之。顺治十四年十月，栋鄂皇贵妃为顺治帝生下皇四子，顺治帝如获至宝，第一次表现了做父亲的激动。谁知这个唯一倾注父爱的皇四子只活了104天，便即夭亡。顺治帝与栋鄂氏同样悲伤，但为安慰爱妃，他给皇四子追封为宗室12等爵中的头等，称“和硕荣亲王”。并在京东蓟县的黄花山下，专修一处荣亲王府寝，派人供祭巡护，竟在地宫放了题写着“和硕荣亲王朕第一子也”的墓碣。这“第一子”三字不正说明当时顺治帝有意立皇四子为继承人吗？可以想象，如果荣亲王不殇，小玄烨“效法父皇”的志向只能引起父皇的恼恨。



无论给皇四子多高的荣崇和封号,都无法安慰栋鄂氏失掉儿子的悲痛。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这位“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贵妃,终于拒绝了顺治帝的百般抚慰,积郁而亡。顺治帝如失魂魄,悲痛万分,命辍朝五日,亲王以下、四品官以上及公主命妇俱哭临于景运门内外。三日后命礼部追封其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然后大办丧事,甚至超过帝王丧葬的规格。他连续用蓝墨代朱墨批答臣下奏章达120多天(帝王丧也只用蓝墨100天)。还亲笔为栋鄂氏写了一篇长达4千多字的“行状”,对她的优点极力夸赞,痛悼怀念之情溢出于文字之外。这段文字足以使顺治帝名列“多情天子”之首。

自此,顺治帝的心绪反倒由焦躁逐渐变得平静下来,逐渐地对政务疏懒起来,大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看破红尘,超脱物外的意态。致于小玄烨等皇子的情况如何,早已不在话下了。

三

世事忧烦,情缘不再,顺治帝深觉疲惫。早几年(约当顺治十四年前后),他就曾接触过佛教,尽管他还不甚明了佛教的深层底蕴,但其清净超脱,沉稳自适的情境已足以使他羡慕不已。顺治十四年他驾幸南苑狩猎,便到过城南海会寺。回宫后不久便在万善殿召见海会寺住持憨璞聪。他开言问道:“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传。”回答说:“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顺治帝不禁龙心大悦,喜上眉梢。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此而后,当时佛教诸大师玉林琇、茆溪森、木陈忞、玄水杲等先后至京。在与诸僧的频繁交往中,顺治帝曾多次去过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外法源寺),并表示:“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又说:“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望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顺治帝的意思肯定已使那些宏扬佛法的和尚们惊喜万分。如能使一皇帝崇信教义,固会使僧侣大得好处。但如皇帝真的皈依佛门,新的统治者难保再会青睐众僧。所以大师们一再劝顺治帝“万勿萌此念头”。

那时,顺治帝正与栋鄂氏新婚燕尔,如漆如胶,可他并没有放弃对佛门的向往。他对不信佛的栋鄂氏,“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三宝,

这乱如麻团的局面。宫中，他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得了。得心静，顺治帝已被这些恼人的天灾人祸弄得

帝王全传文丛

专心禅学”。二人可谓已是志同道合。

就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尽管满汉矛盾仍很紧张，但抗清势力已大为削弱。自从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顺治帝派降臣洪承畴出驻江南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军务以来，一是清军的多方分化和围剿，二是永历政权内部争权夺利自我削弱，除荆襄及巴东一带尚存一部抗清势力外，在西南，永历政权所控制地区仅局限于云贵一带，且其两个主要将领李定国和孙可望相互攻杀，孙可望兵败降清，永历政权形势危机。在西南沿海，顺治十年、十一年张煌言等两次攻入长江口被击败后，张煌言退守天台（今浙江天台、临海一带）。另有郑成功一直怀反清复明之志，经营于福建的漳州、台州一带，地域也很狭小。按理，清廷的压力不大。尽管兵马钱粮、刑名经济等政务仍丛脞繁复，毕竟已逐渐走上轨道。顺治帝已不必为天下事忧心忡忡。但顺治帝多年来一直身体不好，虽然没得过什么大病，但睡眠一直不好。他曾对和尚说：“朕若早睡，则通宵反侧，愈觉不安，必樵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他认为自己能活到30岁都很难说，活到40岁是决不可能的。他横着自己的脸对僧师不无担忧地认为：“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

栋鄂氏去世后，顺治帝所受打击空前沉痛。自言：“唯朕一人，抚今追昔，虽不言哀，哀自至矣。”思来想去，他坚定了遁入空门的念头。当时服务于清宫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回忆说：“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时，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当时，顺治帝确实已经剃光了头发，但并不是他自己所为，而是禅师茆溪森为他净发。正在这时玉林琇到京闻听此事，“即命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止。”在《玉林国师年谱》中记载：在栋鄂氏去世两个月的十月十五日，顺治帝在皇城內西苑万善殿召见了玉林琇，二人相视而笑。顺治帝对玉林琇说：“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官而成正觉，达磨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如何。”玉林琇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顺治帝高兴地听取了他的意见，不再坚持出家为僧。

顺治帝本想以出家弃天下而去，却被众人屡屡劝止；却不料净发后不及两个月，上距栋鄂氏去世仅135天，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2月5日），宫中传出消息：顺治帝逝世于清宫养心殿。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社会上早已纷传的皇帝要出家当和尚的消息似乎立即得到了“印证”。皇上尚在年轻，刚刚24岁，怎么会说死就死了呢？莫非是以“死”来掩盖皇帝出家，进而掩盖什么宫中不光彩的丑闻吧？猜疑种种，舆论纷纷。数百年来好事者不断编出据说是“确凿”的证据，不断地演绎铺陈，终于把本来很清楚的史事搞成了“疑案”。